



母亲的 翻鲞岁月

□虞燕

当年，一到夏天，遍地是鱼鲞，“大水捕黄鱼，小水拖乌贼”，晒完乌贼鲞晒黄鱼鲞，铺天盖地，延绵不绝。黑黢黢的乌贼、金灿灿的黄鱼，剖成鲞后，均嫩白如玉，它们在阳光下忽闪忽闪，组成了母亲记忆里那个白茫茫的世界。

A 晒鲞，就得翻鲞。在海洋资源丰富的年代，每逢鱼汛期，水产公司忙得热火朝天，剖鲞工不得不连夜赶工，剖好的鱼一大桶一大桶地候着，漂洗后，天一亮便晾晒出来。数不清的竹列子竹地垫铺于地面，其上晒鱼鲞，一张挨着一张，一片连着一片，密密麻麻，亮白得晃眼睛。为使鱼鲞受热均匀、干得更快，也为了晒制的成品卖相好看，每隔一段时间就得翻动鱼鲞。毒辣日头下，翻鲞工犹如巨大白纸上缓缓移动的蚂蚁，他们行进在铺列子地垫时特意留出的间隔里，弯腰、起身，弯腰、起身，像一个个被操控的木偶。母亲便是其中之一。

母亲自十六岁加入青年突击队，种豌豆、小麦、棉花，加高海塘，干得最多的，是到水产公司翻鲞。从家里步行到水产公司需一个多小时，每天四点不到，母亲就得起床，洗漱、吃早饭后，天蒙蒙亮便出发了。外婆家在岛上最西边的岙里，出村后要经过蛮长一段荒僻之地，路的一边是连绵的小山，另一边为大片杂芜的平地，平地再过去就是大海了。那段路，母亲常常走得胆战心惊，尽管有同村的小姐妹结伴而行。天边几颗星星零零落落，山上似有黑影晃过，风一吹，荒草从“嗦嗦”声，真怕会钻出什么东西来，而每个人拎着的袋子偶有碰撞声，像有谁疾步跟了上来，吓得人头皮一阵发麻。袋子里是那一天的午饭，母亲的铝饭盒里装了米饭、鱼干或什锦菜，翻鲞工为了节省时间，多翻鲞多挣工钱，一般就在晒鲞场里匆匆扒完午饭。母亲她们为了壮胆，脚步踩得重重的，故意高声说笑，捱过那一段，天也大亮了。

到水产公司，不容有喘气功夫，母亲便投身到轰轰烈烈的晒鲞翻鲞运动中。先两人一组，搬开叠如小山的竹列子，齐齐整整铺开于地，每张之间留出适当的空位，便于翻鲞。而后，抬出大木桶，刚剖好的鱼鲞一一摆上去，湿漉漉的鲞“滴嗒嗒”往下沥水，地面跟下过雨似的，不过，天上那个火球一露脸，顷刻就烤干了。浓烈的鲜腥气味弥漫起来简直跋扈，整个岛上的人都能闻到。多年以后，母亲还时常梦见自己置身于晒鲞场，继而，被那股冲天的鱼腥味熏醒。



汤青 配图

B 头一遍晒鲞叫发水鲞，这个“发”字用得传神，发扑克牌一样，一升一升分配好。水鲞先晒背面，待水沥干，应该也时近中午了，就得翻面。母亲将两根长又粗的辫子左右交叉垂到前面，或者直接拗短，这样弯下腰时辫子就不会捣乱了，再头戴大凉帽，脖子搭湿毛巾，可随时擦汗。组长哨子一吹，母亲迅速走进一眼望不到头的鲞世界，阳光酷烈，在大片鱼鲞上反射出银色的光芒，耀得人睁不开眼。母亲的心里眼里只剩下鱼鲞，低头，弯腰，一升一升翻过去，翻完一张张竹列子，翻完一张张竹地垫。太阳卖力掠夺鱼鲞的水分，也卖力掠夺人体的水分，汗液流进眼里、滑进脖子，后颈跟脊背像有滚水泼过，灼热难当，嘴、鼻、喉咙干得冒火，母亲顾不得这些，只管向前翻，向前翻……偶尔，眼睛一花，鱼鲞仿佛都游动起来，激起的小碎浪飞溅如雨。

乌贼鲞除了翻，还要“做乌贼头”。乌贼鲞经大半天的翻晒，身体部分干得较匀称，暂不用管，唯独头部，需要着重“做”一下——乌贼的两只眼睛充盈了水，得用手撕开，让水流出来，乌贼须要一条条分开，整理好，这样晒干了模样才好，模样好更值钱。因为工钱是计件制，总有人贪快，偷了懒，随便捏一下完事，被发现了是要罚款的。这动作不难，但要做得快而好，唯有多练。母亲刚上手时，一撕眼睛手就抖，轻了，撕不开；重了，怕撕裂了整只乌贼，如此战战兢兢，很难不落在别人后头。但她从未想过糊弄了事，观察人家熟练工的手法，边琢磨边练，母亲想的是，生手做得慢正常，不能光惦记工钱，但若做得差就让人看不起了，搞不好还会被辞退。在实践中，母亲慢慢总结出了属于自己的一套方法，一撕，一挑，一抹，轻巧而快速，自然而然，她便从一群翻鲞工中脱颖而出。

母亲的双手经常有伤，多数拜黄鱼鲞所赐。黄鱼的背部有刺，小尖刀似的，成鲞后，更硬更锋利。每一张偌大的竹编地垫上，黄鱼鲞如瓦片般挨着叠着静默着，那些已然静止的生命却偷偷携带了“武器”，冷不防刺得你痛，刺得你出血。就算戴上棉纱手套也无济于事，“武器”能轻而易举攻破棉纤维，直入肉身。翻个鲞若怕痛怕痒，还怎么干活？母亲的原话。她不戴手套，隔了一层，手会不那么灵活，翻起来就不爽利。被刺伤了，她用布胶带随便一裹，继续弯下腰，头部无限接近地面，两只手像上了发条般不停翻、迅疾翻，一路翻过去，旁边的人只看到鲞如同牵了线一样，一叠叠被翻转。这样翻黄鱼鲞，又叫翻地皮鲞，尤其累。有时候，母亲一直起身，顿觉两眼发黑，差点一头栽倒。

太阳落山，收工了，连鲞带列子叠起，一层一层往上摞，然后，从外围搭好棚，做成馒头顶，棚用绳子绑起，固定。怕晚上下雨，怕猫狗糟蹋，所有的鱼鲞都得收进棚里，水产公司的地界上，到处是高耸的棚，那是鱼鲞堆成的山。等收尾工作做得差不多，母亲方回家，拖着疲惫的身体步行一个多小时，到家时，星星已停在屋角欢迎她。翻鲞的岁月里，母亲便是这般，日日天黑时出门，天黑时进门。

C 一天里的几次翻鲞，基本都在阳光最灼烈之时，鲞干得越快，越需要翻动。在烈日之下干活，翻鲞工的着装标配是长裤长袖加帽子，好些姑娘都穿的确良碎花衬衫，翻鲞也要兼顾美。但母亲是舍不得好衣服的，衣裤一律灰色或黑色，且有自己缝的补丁，翻鲞工作很容易勾破衣物，尤其竹地垫，一勾必破，破了就再缝一块。她说穿什么很要紧，束手束脚的会影响干活的效率，翻鲞就是跟时间赛跑，翻得多工钱就多。翻水鲞价格较高，翻完一张竹列子三分半，干鲞只有两分，而晒黄鱼鲞的竹地垫因为面积大，鲞数量多，耗时长，且翻地皮鲞又相对累，价格达到了一张一毛钱。最好的时候，母亲一天翻下来能挣一元多。

晒鲞晒三朝，就是说，同一批鱼鲞起码得在大太阳下连续晒三天。最怕遇到忽晴忽雨的天气，拆开棚，列子地垫刚铺开，天就变脸了，阴沉沉的。紧接着，雨滴毫不客气地砸下来，所有人都冲上去“抢救”鱼鲞，且自动分工，搭棚的搭棚，擦鲞的擦鲞，人淋湿无妨，鲞要尽量护好。那场面，跟打仗一样。可刚收拾妥当，湿了头发和衣服的人们稍稍放松下来，太阳却大摇大摆地出来了，迤迤然挂在那，便又拆棚、铺晒……母亲自诩力气大，作为兄弟姐妹里的老大，从小挑水、砍柴、背粮食……搬、抬、擦，总比一般姑娘家强些，组长也夸过她，但如此来回折腾，还是直累得想如鱼鲞那样摊在地垫上。

一些姑娘结婚后，将重心放在了家里头，逐渐淡出了翻鲞工作，然母亲没有，夫家家底薄，她很看重那点工钱。仗着身体好，她甚至在怀孕七八个月时，依然去翻鲞，那可是酷暑下的高强度工作啊，挺着大肚子一直弯着腰，两只手不停翻动，并迟重地向前挪动……其他翻鲞工看不下去了，纷纷劝她回家休息。母亲说想起来真后怕，万一有个差池，这世上就没有我了……可当时就想着家里马上要多张嘴了，能挣一点是一点。

直到水产公司解体，母亲才彻底卸去了翻鲞工的身份。母亲感慨，在她最好的年华里，大把的时间都用来陪鱼鲞、翻鱼鲞了，那时觉得苦和无聊，要不是看在钱的份上，谁愿意干呢？哪能想到，后来的那么多年里，她会如此怀念那段翻鲞岁月。随着海洋资源急剧减少，黄鱼几近灭绝，曼氏无针乌贼亦踪迹寥寥，根本无鲞可翻了，每每想及，母亲的心上就像扎进了黄鱼鲞背上的那根刺，生疼。